

在  
中  
你

我  
灰 烬  
等

典藏版

下

水来，我在水中等你  
火来，我在灰烬中等你

鹿鹿安 著



我 在  
灰 烬 中  
等 你

鹿鹿安  
著

下

等  
典藏版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灰烬中等你：典藏版：全2册 / 鹿鹿安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8

ISBN 978-7-5594-0751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3730号

书 名 我在灰烬中等你：典藏版

---

著 者 鹿鹿安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徐 璐

营销编辑 谢 媛

封面摄影 丁锦锋

封面设计 杨 平

内文设计 罗晓芸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32

印 张 19

字 数 370千字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51-1

定 价 59.80元(全2册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○ 目 录

---

- 001 / Chapter 01  
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，  
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
- 018 / Chapter 02  
来年陌生的，  
是昨日最亲的某某
- 035 / Chapter 03  
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，  
不如不见
- 053 / Chapter 04  
当你透露一个吻，  
情愿拥抱寂寞的城门
- 071 / Chapter 05  
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  
如何爱你爱到终点
- 088 / Chapter 06  
难离难舍想抱紧些，  
茫茫人生好像荒野
- 106 / Chapter 07  
感情总是善良，  
残忍的是人会成长
- 131 / Chapter 08  
回忆是捉不住的月光，  
握紧就变黑暗

---

## Contents

---

161 / Chapter 09

除非你是我，  
才可与我常在

188 / Chapter 10

如果美好记忆还算难忘，  
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

212 / Chapter 11

无奈你我牵过手，  
没绳索

230 / Chapter 12

爱若难以放进手里，  
何不把这双手放进心里

250 / Chapter 13

不过我肯等，  
等一生都等

275 / Chapter 14

终结篇

我住的城市  
从不下雪，  
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

◆ Chapter 01 ◆

———— 01 ————

时间匆匆，如白驹过隙，不过俯仰之间，已经倏忽而过。

但——

似乎又是极其缓慢的，每日每夜都慢吞吞的，无精打采。

我摇了摇手里的玻璃杯，淡黄色的液体轻轻晃动，耳畔仿佛听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。林乐遥？乐遥？一双手在我的眼前晃动，我即刻回过神，抬眉看过去，大腹便便的“地中海”正举杯望着我。

“张主管，该我敬您的。”我从容站起身，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。灯光下，我看到他的脸，油光可鉴。

你来我往间，一瓶哈啤下肚，我两颊通红，浑身发热，手腕上隐约有红疹显现，急忙推开面前横过来的一只胳膊，强撑着笑容：“对不住，我真不能喝，酒精过敏，再喝就得进医院了。”

席上劝酒的人纷纷识趣地放下酒杯：“乐遥，你太不给面子了，指不定这是咱们大家最后一次喝酒了。”

“那可说不准，以后我要有什么困难，还望大家多帮衬着。”我避开张主管赤裸裸的眼神，借口去洗手间，抱起外套悄然离席。电梯减速，缓缓落到一楼。我突然反应过来——丝巾丢在了座位上，想到户外的寒风，咬咬牙重新钻进了电梯。

楼层抵达，我跟着人群鱼贯而出，迎面有人擦肩而过，只一刹那，我

的呼吸便已停止，急忙回首。可电梯的门已经掩上，那个人影被人群挡住。抬头看着电梯上方闪动的数字，6、5、4、3……我等不及，掉头冲向安全楼梯，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的下课点，飞一般往下跑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喘着气往下蹦。

拉开重重的木门，我顾不上歇息，冲出大厅四处寻找。门前只有穿梭的车流和晃眼的霓虹灯，方才出现的身影仿佛只是南柯一梦。我捂住胸口弯下腰，冰冷的空气大口大口地被吸进喉咙，呛得我剧烈咳嗽起来，眼角隐约已经潮湿。

原本我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，还设想如果重逢，自己未必能够认出他。可今天才知道，不过匆匆一瞥，我平静的世界就已经地动山摇。两年了，这样漫长，又这样短暂。前尘往事扑面而来，呛得人两眼发酸，仿佛只发生在昨天。

我不敢相信，自己已经等了两年。

就在我以为自己眼花打算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身影赫然映入眼帘。他众星捧月般走在人群中，双手插在西裤口袋，走得极快，仿佛脚下生风，压根不愿再多逗留。晃神的工夫，一行人已经走远了。我遥遥看去，那颀长的身影分明是他，即便天翻地覆、沧海桑田，我亦能一眼认出。

“钟越！”来不及思考，他的名字已经脱口而出。

咫尺之外的身影突然站定了身形，猛地回过头四处寻找着，视线绕了一圈，却堪堪与我错过。我屏住了呼吸，差点热泪盈眶。他的眼神黯了几分，随即摇摇头自嘲一笑，转身已被簇拥着走出酒店。

我回过神，拔腿追到了酒店门外，而他刚好坐进车子里，绝尘而去。我怕来不及，但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只是不由自主地张了张嘴，半天才压抑地喊出声“钟越”。两个字，字字清晰，字字熟悉。

下一秒，我已经身不由己，脚步跟随着心奔跑起来，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我急促的喘息。钟越，你等等我，你再等一等我，千万、千万不要放弃我。身边有车辆飞速驶过，剧烈的风刀子一样吹在我的脸上。一辆宝蓝色的车突



然挡在我的身前，车窗摇下，驾驶座上的人冲我露出一口白牙：“您这是在赶着投胎呢？”

我一愣，肖慎偌大的笑脸在视线里模模糊糊的。不容多想，我已经一把拉开车门，声音里都带着哭腔：“追上前面那辆车，快点，快点！”

奉命来接我的肖慎来得太是时候，他看到我眼角的泪痕，怔忡片刻，随即一脚踩上油门，风驰电掣地冲了出去。CD里放着U2的歌，刺得我的耳膜一阵一阵跳。我突然在这阵阵的嘈杂声中，哭出了声音。

“你在追谁？”

我不说话，只捂住嘴拼命地哭，没有声音，只有内心万马奔腾的尘嚣四起。

我在追谁？我在追我等了两年的爱人。两年前他不辞而别，踏上飞往异国的班机，我躲在机场看着他的背影一步步离开我的生命，即便舍不得，也无法力挽狂澜。前路漫漫，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。

你看，他终于回来了，我只是喜极而泣。

窗外的灯光汇成光河，夜间的高架桥仿佛连接着天和地，空旷而辽远。

突然一个急刹车，肖慎懊恼地捶向方向盘：“红灯！”

看着前方的目标已经汇入车流，我解开身上的安全带就要拉门。肖慎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：“你找死啊！你到底中了什么邪！”

在他不解的眼眸里，我看见了狼狈的自己。是啊，我到底中了什么邪？就算我追出去了，能追上一辆疾驶的车吗？他在往前跑，我却一直留在原地等待，我能追上他吗？

他跑得太远了。

包里的电话响起铃声，“母上大人”四个字在屏幕上闪烁着。甫一接通，我妈的声音已经气急败坏：“死丫头！你又忘记我跟你说的话了吧！晚上跟王阿姨家的外甥约好了，你怎么一点不上心！他现在一个人在饭店里等着呢！赶紧给我过去！”

我无奈地抚额，声音带着藏不住的疲倦：“妈，今晚我不想去了……”  
车载CD里，一个女高音正在声嘶力竭，手机里我妈也在声嘶力竭。我

看着前方河流一般的灯光，突然觉得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之外。眼前忽现一道刺眼的亮光，我伸手挡在眼前。肖慎一个急转弯，我整个人都快被甩出车外。随后一个重击，我的脑子“嗡”地炸开，身子被高高地抛起，又重重地坠落。

而在昏迷前的片刻清醒中，我恍惚看到一双熟悉的眼。

那是我，望穿了秋水的等待。

———— 02 ————

我没出什么事，只是脸上的皮肤被划伤了一些，不算严重。倒是肖慎惨了点儿，左边的胳膊被压断，打了厚厚的石膏，目前依然在病床上“躺尸”。

我去看他，他半眯着眼睛，嗓子里哼哼唧唧地指责我：“乐遥，这回你得以身相许了。我要是在这儿躺一辈子，你就得伺候我一辈子。”我顺势在他的石膏上重重拍了两下：“你是生活不能自理，还是今后不能人道？不是说责任是对方的吗？赔偿的时候多要点，我琢磨琢磨要不要伺候你。”

肖慎不满地直翻眼皮子，脑袋一歪，努着嘴示意床头柜上摆着饭煲：“我要喝粥，喂我！”

我权衡一二，还是选择了服从。盖子一打开，香味扑鼻，我舀出一勺道：“来，张嘴，乖！”肖慎又朝我翻了翻他的桃花眼，然后一伸头，就着我递过去的勺子一扫而光。

突然，他问我：“你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看见鬼了？”

我低头不语，重新舀出一勺粥狠狠塞进他的嘴里。那是我心中的一道魔障，我不知从何说起。

幸而肖慎懂得察言观色，见我兴致索然，便迅速转移话题。我配合地和他斗嘴打闹，突然有敲门声响起。我以为是我妈，头也没抬，直接扬声喊道：“进来，门没锁。”

“肖先生、林小姐，打扰了。”我把最后一口粥塞到肖慎嘴巴里，抬头

一看，愕然愣住。说话的人还在继续，我却听不到声音，只看到他身后的那个身影，朝着我步步逼近。我浑身的血液仿佛被冻住，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忘记了运转，只有一双眼睛，直直地看着立在病房门口的那道身影。逆着光，我看不清他的眉眼。

我张了张口，就快要叫出他的名字时，说话的人走到我面前：“林小姐，这位就是钟先生。他前几日有要事在身，所以留我在这里处理。现在得了空，他立即就赶过来看望你们。车祸的事，他觉得很抱歉。”

视线从律师一张一合的嘴巴上移开，我抬起头，撞上了那人看向我的视线。没错，我没认错，我亦没有听错，律师口中的钟先生正是钟越。

他依然是两年前的模样，眉目清晰，只是不再有从前的凛冽和凌厉。他周身仿佛被疲惫笼罩，看向我的眼睛里，有着深深的难以置信。我清晰地看到他与我对视的时候，眼中有片刻的光芒，只一瞬便消失殆尽。我的眼眶又开始发热，可还没来得及纵容情绪爆发，他的目光已经流转于我和肖慎身上，随即变回深不见底的漩涡。

“钟——”我正迟疑地开口，就被一旁的肖慎抢去了话头：“钟公子，久闻大名。”

钟越猝不及防地收回视线，抬腿朝着病床边走去，停下时却突然盯住了肖慎胳膊上的石膏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我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一眼瞥见石膏上的涂鸦和字迹。这些拙劣的画法和笔迹都出自于我的手。

“闲来无事，画着玩儿的。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心虚地解释。

钟越置若罔闻，只是嘴唇微微翕动，随即沉声对肖慎说道：“我没想到会是你，也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你会在这样的场合。好好养伤，这次车祸全责在我。肖伯父常年在国外，你也没人照顾，不如请个看护。”

肖慎不以为然地瞥了我一眼：“没事，有人照顾着呢，还不花钱。”

钟越霍然抬起头看着我，眼底仿佛有一座迷雾森林，深不可测。我正要辩解，却看到他已经扯起嘴角，轻笑出声：“也好，女朋友亲自照料，我也放心。”

女朋友？我的心脏骤然一缩。他的语气不咸不淡，仿佛诉说着一件毫不相干的事。喉咙一阵发紧，我牢牢盯住他的眼睛，干笑出声：“我不是……”

“怎么不是啊？反正你也刚刚辞职，我雇你，还给你发工资哦！”肖慎挤眉弄眼地抢过我的话，还厚颜无耻地抓住我的手贴住脸颊。没有说出口的后半句话被我尴尬地咽了回去。

钟越的眼眸中似乎聚集了风暴，随之而来的口吻却轻描淡写：“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金律师就好。”

我张了张口，最后还是无声地垂下了头。肖慎依然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我却突然失去了挣脱的力气。算了，还要解释什么？他装作不认识我，我又何苦自取其辱。两年的分别，再重逢本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是早早就计划好了吗？即便我不是肖慎的女朋友，也总是别人的女朋友。毕竟我们什么关系都不再有，我们早已分手。

肖慎未知未觉，只扭头看着我笑，仿佛旁人误会了我们，倒正中了他的心意。我也懒得再说，只默默地收拾好饭煲，淡淡说道：“既然你们认识，那就多聊一会儿吧，我去洗碗。”

钟越的眼神静静地落在我的身上，但很快就收了回去。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呼吸艰难，想停住脚步，想去抓住他的手，想问一问为什么、凭什么，可是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往前走，朝着他相反的方向，越远越好。我多希望背后也长了一双眼睛，那样我就能知道，他是否还会默默地关注我，他的视线是否停留在我的身上。

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，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景。在机场目送他离开后不久，姑姑交给了我一封信，是钟越的笔迹，一贯的大气磅礴。信上说我和他的合作到此为止，未婚妻的扮演终可告一段落。他说他不能确定何时归来，让我远离钟家，不要再踏足半步。他要与我分手。

言之凿凿，一如他办事的风格，雷厉风行，滴水不漏。他把我和他所有的过往，只归结于四个字——合作关系。水声哗哗，我盯着自己一直放在水

流下冲刷的双手，丝毫感知不到寒冷。身边有阿姨提醒，我回过神，匆匆关上水龙头，把手拢到唇边呵气取暖。

走出盥洗间，走廊里有夕阳的余晖洒入。我看到一个身影朝我走来。然后，我看见一张脸，离我很近，却看不甚清。我眼睛里的雾气还没有散去，而他停在不远处与我双双伫立。对望数秒，他才遣开了一旁的律师，然后朝着我迈步而来。我举起袖子擦了擦眼，重新笑着迎过去，先发制人：“好久不见。”

他眉梢忽然一紧，有不明的情绪从眼中一闪而过。他点了点头，看着我的脸，声音沉沉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嗯？”

他指了指自己的脸。我顿时领悟过来，伸手摸向红肿的脸颊，讷讷地笑道：“没事，就是被玻璃划破了，大不了做个整容手术嘛。”他突然上前抓开我的手腕，见我诧异地仰头看他，这才发觉一丝不适。他松开我，若无其事地解释：“手上有细菌，回头让肖慎帮你处理，防止感染。”

语毕，两人陷入了沉默，交谈太艰难。曾经何其熟稔的关系，如今怎落得这般生疏淡薄？我低头看着手腕，他的体温似乎还残留在皮肤上，很贪恋，不舍得它淡却。良久，我终于出声：“钟越——”

我仰起头，他失控的眼神来不及收，一一投进了我的眼底。我突然窃喜，唐突地追问：“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？你对我其实……”

“乐遥。”他及时截住我的话，铅一般沉重的嗓音里，仿佛在与什么进行着斗争，“过去的事，我不想追究了，现在我只希望你幸福。”

时光如尘，在西斜的光线里翻飞蹁跹。他的脸被染上了夕阳的暖黄色，温柔至极。我仿佛看到时光隧道的尽头，他在沉睡，我不小心惊扰，他一抬头，吻上了我的嘴。突然有人影步入，打碎了我的一场白日梦。金律师疾步走到他的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。我听进了耳中：“宋小姐刚刚打来电话，她还在等着您。”

“我现在就过去。”他扭头看向我，半晌才得以继续，“我还有事，先

走一步。”

我匆匆收回自己的情绪，歪着脑袋看着他自嘲地笑：“宋小姐是你的女朋友？”

他不置可否。原来如此，幸好那句话我还没来得及问出口，否则自己就太可笑了。

“那您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肖慎现在还需要人照顾。”我极力藏起眼中的泪水，带着最后的自尊和骄傲，“谢谢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”还是说出了口，我不敢回望他离开的背影，只低着头迅速朝着病房走。那么短的距离，我却仿佛走在刀尖上，如履薄冰，痛苦而漫长。

他能够回来，我已心满意足。

即便现在的我，以肖慎“女朋友”的身份，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### —— 03 ——

白天陪在医院，我妈煲了鸡汤亲自送来。我倒出鸡汤，故意冲着我妈埋怨：“到底谁是你亲生的呀！”

肖慎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扭头看着我妈直摇尾巴：“阿姨真疼我，以后我逢人就夸——阿姨真是心灵手巧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富贵甲天下！”

我妈被他哄得开怀大笑，面色红润，仿佛吃了盖中盖。

肖慎满足地喝了一大口鸡汤，继续见缝插针地进攻：“阿姨，我要是能喝一辈子你做的鸡汤就好了，我一定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！”

肖慎本就只落得一个嘴贫，我妈偏偏吃他这一套。眼看着我妈就要掉进陷阱，情况却急转而下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他道高一尺，我妈魔高一丈。她笑得直眯眼，转头又倒了满满一碗鸡汤：“那行啊，不然你就认我当干妈吧。我以后天天给你煲汤。”

其实我以前问过我妈，为何对肖慎不满意，丝毫不顾他三番五次地表忠心肝脑涂地，入赘都心甘情愿。我妈瞥了我一眼，冷笑：“你逗你妈玩呢，

你俩合着欺负我傻呢？他那点花花肠子，要看上你，至于留到现在吗？”

实在是一针见血。她一眼看出，肖慎根本不会喜欢我。

准女婿未遂，干儿子上阵，肖慎还是输给了我妈。见他的情绪安抚得差不多了，我妈终于切入正题。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：“上次你出车祸，跟王阿姨家的外甥没见着面，让人家白白等了一个晚上。早上王阿姨跟我打电话，我俩就帮你们重新约了，就今晚。你们再见一次，还是上次那个地方。你先回家收拾收拾，千万别迟到，不然我和你王阿姨不好交代了。”

我还没来得及反抗，病床上的肖慎就哀号一声，放下碗，抹了抹嘴，然后一头钻进被窝，拉上被子盖住了脸。

他的表演欲一向很强烈。

走出医院，我挂在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。这几天，我照旧和肖慎谈笑风生打情骂俏，他没有看出一点端倪，可我演得身心俱疲。钟越这趟回来，悄无声息，却让我伤筋动骨。我本以为自己早就好了，现在看来，并没有。

在涂脂抹粉的时候，回忆如浮冰，慢慢地露出了冰山一角。

还记得刚刚看到那封分手信的时候，我只当钟越是不想连累我，不愿耽误我。可是后来我才发觉，一切都不是我预想的那样。离开后的钟越失去了所有讯息。整整两年的时间，他未曾给我只言片语，仿佛销声匿迹，远远地离开了我的生命。

纪尤熙曾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她说她放弃了钟越，不是因为输给我。她说钟越其实并没有多么喜欢我，相比于他之前的那些女朋友，甚至与Vivian相比，他对我都也不过尔尔。一切不过是权宜之计。

正如他在信中所言，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，未婚妻的角色也走向了剧终罢了。

我醍醐灌顶，如梦初醒。我想起自己无数次直截了当地问起他对我的感情，他都从未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答复。

也许纪尤熙说得对，他的的确确未曾将我放在心上，置于胸中。

原本就不过是微弱的烛光，化作灰烬，风一吹，便散尽。

“请问您是处女吗？”

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劈中了我的神经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我的脑海里一直翻来覆去滚着这句话。坐在我对面的男人，面团一般的肌肤，白且胖，鼻梁上架着厚重的眼镜，身穿一套格子西装，领口别着一支派克钢笔。

“您好，我叫赵海滨，生在海滨小城。”他吞了口口水，伸手抬了抬鼻子上架着的厚镜片框架，带着一丝羞赧的表情问我，“那么林小姐，请问您贵姓？”

我被他的问题惊得打了个嗝，停下了手中的筷子，表情木然地盯着他，从口中吐出四个字来：“免贵姓林。”

“哦，林小姐啊——”他如释重负一般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举起酒杯喝了口葡萄酒，放下后，重新鼓起了勇气，“那么林小姐，请问您是处女吗？”

我愣了半晌，拽出几张纸巾擦了擦手，起身推开椅子，努力保持和善的微笑：“赵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我直接走出餐厅大门，拦了一辆出租车决然离开。

我打了电话给我妈，实在有些于心不忍，却还是艰难地从口中挤出个“PASS”来。

“又是什么原因！老娘选的人都一等等，你这种胸前没有三两肉的，别人不挑剔就谢天谢地了，你还挑三拣四！不要念了几年书就自命不凡！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妈。”我妈近来有些更年期的迹象，我耐下性子，“他实在是有点木，以后肯定会影响下一代智商的。”

“智商什么的不要紧……你个死丫头，回来再收拾你！我去给小甜瓜喂吃的！”

她气势汹汹地挂了我的电话。我看着嘟嘟响的手机，身子一软陷在了座椅里。小甜瓜是钟越走后我养的一只狗，品相和性格都比较像我。我苦思冥想了一会儿，删去了赵海滨先生的联系方式。

这是我的第几次相亲了？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项目——从相亲的



抽样调查里研究男人的大脑构造。这十几次的相亲里，我见过目中无人用鼻子说话的，也见过翘着兰花指跟我姊妹相称的，还见过没有任何表情嘴里只会吐数字的，当然更有这种智商无下限的。

我颇为头疼地从电话簿里翻出了程程的手机号。她早已成为我的垃圾桶，不找她吐槽一会儿，我怕今夜难眠。电话刚接通，我已经忍不住谩骂：“怎么会有人约在酒店的自助餐厅里相亲！他吃了三十盘肉！三十盘！”

“有肉吃你怎么都不叫我？”程程似乎还未睡醒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晚上八点四十。她到底是睡得过早，还是醒得太晚？

“你要不要听劲爆的八卦消息？”我吊她胃口。

“报坐标！等我来！”果然，屡试不爽。

—— 05 ——

“你见过这个城市下雪吗？”

站在中心广场，我望着正在装扮中的那棵巨大圣诞树，突然问起身边的程程。

程程的嘴巴里正叼着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，头上戴着火红火红的雷锋帽，帽檐下露出她才剪的齐刘海，整个一傻大姐的形象。只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她打算放弃御姐的路线，改扮小萝莉。不过，她到底什么时候御姐过了？

当初问她怎么有勇气改头换面的时候，她抬起大腿就踹了一脚新换的红色卡宴：“现在我出门都不是程程小姐了，人人都‘钟太太钟太太’地叫我。我再不扮一下小萝莉就未老先衰了！”

我看着她那辆据说是“二奶车”的红色卡宴，心疼得直哆嗦。随后在她没留意的时候，不动声色地摸了两把车门，将她的脚印子蹭了去。其实我挺能装的，心里是真哆嗦，是真疼，不是因为那狗屁卡宴，而是因为程程口中那两句“钟太太”。北野恢复了他真正的身份，回到了钟家，全名更为钟北野。

钟太太……我真羡慕程程，可以冠上这样的姓氏。